

唐代長安城建築規模與設計規劃初探

游學華

唐代長安城地處關中平原，即今天陝西省西安市的市區及郊區所在，北臨渭水，西傍澧水，東依滄、灞二水，南對終南山。長安地區氣候溫和，物產富饒，山明水秀，景色宜人，自古以來即已成為我國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

唐代長安城的前身是隋代的大興城。隋文帝楊堅於開皇二年（公元 582 年）在漢代長安城東南面的龍首原以南、少陵原以北營建新都，由太子左庶子宇文愷負責設計、督造。翌年（公元 583 年）建成，定名大興城。¹大興城面積達84平方公里，約為現在西安城（明、清時所建）的七倍多，其規模之大，前所未有。唐代立國後，仍都於此，更名長安城。唐代對此城的建制及佈局形式雖無重大改革，但也有不少的修建和擴充，如增建大明宮、興慶宮，加開漕渠、夾城等。唐代經濟、文化的繁盛，以及對外貿易的頻繁，較隋代大有發展，因此長安城也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宏大、最繁榮的國際性都市。

長安城建於龍首原及其六條餘脈（稱為「六坡」）上，枕渭水而面終南，高低錯落，氣勢磅礴，向以規模宏大、規劃謹嚴稱著於世。過去曾有不少中外學者對唐代長安城加以研究，但他們大多只是根據文獻資料來進行分析研究，缺乏考古材料以作驗證，未免有缺陷。

自從五十年代中期以來，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及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機構的考古工作者，對唐代長安城遺址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勘查與發掘。這些工作包括：1957至1960年，完成對外郭城、皇城、宮城及城內街道、坊市、渠水等的初步勘察。1961至1962年，又對城牆、坊市、街道等作全面覆查核實，並據此繪製了長安城遺址的實測及復原圖。（圖一）與此同時（1957至1962年），還發掘了城內的大明宮、興慶宮及西市遺址。1963年以後，對長安城的勘查、發掘仍繼續進行，先後調查發掘了青龍寺、外郭城明德門、興化坊和永寧坊等。²經過了這些工作，現在已將唐代長安城的平面佈局、坊市形制、宮殿建築等基本勘測清楚，為學者研究長安城的建築規模與設計規劃，提供更多、更新的可靠資料。

1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七五〈陳宣帝紀〉。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1984年，頁572。

本文打算利用最新考古資料，並結合可靠文獻，對唐代長安城的建築規模及設計規劃的承先啟後等問題，作一初步探討。

建築規模

對於唐代長安城的建築規模，下面分十二項加以敘述：

一、宮城

宮城是唐代帝皇及皇族理政和居住的地方，包括太極宮、東宮及掖庭宮三部分。宮城位於長安城北部正中，前臨皇城，背靠禁苑，防護嚴密。經過考古實測，宮城東西廣2820.3、南北長1492.1米，周長8.62公里，面積4.2平方公里，城牆以夯土版築而成，土質堅實，基寬一般18米，僅東牆有部分為14米多。³

根據文獻記載，宮城南面有五門，中間是承天門，東側為長樂門，最東為永春門，西側是廣運門，最西是永安門；北面有二門，正中偏西為玄武門，東側為安禮門；東西兩面無門。⁴ 經過近年考古勘查，已探得承天門及玄武門二門址，其他則因破壞或為現代建築佔壓，未能探得。

承天門是宮城南面正門，位於宮城南牆正中，南對皇城的朱雀門及外郭城的明德門。門址東西殘長41.7米，上築門樓。門道進深19米，有三個門道，門基鋪石條或石板，用以鞏固門基座，顯得十分講究。唐朝歷代帝皇頒佈詔令、赦宥或朝會慶典時，多在承天門舉行，故當時稱之為「前朝」。⁵

玄武門是宮城北面正門，位於宮城北牆正中偏西，不與承天門正對。門址因被近代建築所壓，只探得部分門道殘迹。至於其詳細形制及有若干個門道等，已不得而知。歷史上著名的「玄武門之變」即發生於此。⁶

宮城裏有內牆將之分成中、西、東三部分。西部名掖庭宮，是宮人學習技藝及居住之所，東西寬702.5、南北長與宮城同，1492.1米；東部是東宮，專供太子居住及辦理政務，東西寬150，南北長與宮城同，1492.1米；⁷ 中部為太極宮，亦即隋代的大興宮，

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考古》1963年11期，頁597。

4 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一。

5 同注3，頁598。

6 同上注。

7 同注3。東宮東西寬僅150米，只等於長安城主幹大道朱雀街的寬度，殊不合理。馬得志、楊鴻勛：〈關於唐長安東宮範圍問題的研討〉（載《考古》1978年1期，頁60—64）一文，根據文獻記載，認為東宮的建築物頗多，絕非150米寬的範圍所能容納；又根據長安城建築羣是按中軸左右對稱佈置的原則，以皇城及宮城太極宮與東宮對比，推斷東宮東西應寬832.8米，其說極有理，筆者深表贊同，惜未經考古發掘證實，暫時仍按舊說。

又稱「大內」或「西內」，是皇帝起居、理政及接見使臣的主要宮殿，東西寬1967.8，南北長亦與宮城同，1492.1米。⁸ 太極宮正殿名太極殿，北有兩儀殿、甘露殿、延嘉殿等別殿、亭觀三十五所。⁹ 但由於這一帶是現在西安鬧市所在，未能進行發掘，故形制未詳。

二、皇城

皇城又名子城，是百官衙署所在之處，其位置緊靠在宮城南側，北面無牆，與宮城以橫街相隔，而東、西二牆分別與宮城東、西牆相接，乃同一城牆之延長。皇城平面呈長方形，經考古實測得知，東西寬與宮城同，2820.3，南北長1843.6米，周長9.33公里，面積5.2平方公里，比宮城稍大。¹⁰

據文獻記載，皇城南面有三門，中為朱雀門，東為安上門，西為含光門；東面有兩門，北是延喜門，南是景風門；西面有兩門，北名安福門，南名順義門。¹¹ 其中南面及西面各門，其位置均已探得，但詳細形制不明。而東面兩門則因為現代建築佔壓，未能探得。¹²

皇城內原有東西向街道七條、南北向街道五條。¹³ 前者現只探得皇城北面，將宮城與皇城分隔的橫街，街寬殘存100—200餘米，是長安城內已發現最寬的一條街道。實際上，這條橫街可能是當時在承天門前舉行重大朝會時的一個廣場；後者現只探明由皇城南面東側安上門通至宮城的安上門街，街寬94米。¹⁴

又據史籍所記，皇城內「百官廳署，列於其間，凡省六、寺九、臺一、監四、衛十有八。」¹⁵ 如尚書省、門下省、太常寺、鴻臚寺、司農寺、御史臺、將作監、左、右驍衛及左、右武衛等。

在都城內另立皇城以設置百官衙署這種規劃，是隋唐以前所沒有的。誠如宋敏求《長安志》卷七所詳：「自兩漢以後，至於晉齊梁陳，並有人家在宮闕之間。隋文帝以為不便於民，於是皇城之內，唯列府寺，不使雜人居止。公私有便，風俗齊肅，實隋文新意也。」這樣的佈局方式，既把一般民居與宮城相隔，皇城成為二者的緩衝區。又把

8 同注3。宮城東西總寬2820.3米，減去掖庭宮寬702.5米，太極宮與東宮共寬2117.8米。此處謂太極宮寬1967.8米，乃以東宮寬150米計算。若依上注馬、楊二人推測，東宮寬832.8米，則太極宮寬僅1285米。

9 劉昫：《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同注4。

10 同注5。

11 宋敏求：《長安志》卷七。

12 同注3，頁598—599。

13 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八引呂大防：《長安圖題記》。

14 同注3，頁599。

15 同注4。

帝皇居住的宮城與中央官署所在的皇城集中在一處，可收居中指揮策應之效，對管理全城更為方便。

三、外郭城

外郭城又名京城、羅城，圍在宮城和皇城的東、西、南三面，是一般官吏、商賈及百姓的居住區，也有不少寺廟、店鋪分佈其間。隋代營建大興城時是先築宮城，皇城次之，最後才築外郭城。

唐朝初年仍沿用隋代大興城的外郭城，到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始「築京師羅郭，和僱京兆百姓四萬一千人，板築三十日而罷，九門各施觀。」¹⁶其後到唐玄宗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也曾修築過外郭城。¹⁷

外郭城形制規整，東西較長，南北略窄，平面呈長方形，經考古實測得知，東西廣9721、南北長8651.7米，周長36.75公里，面積84.1平方公里。城牆全部夯土版築，夯土每層厚約9厘米，牆基寬度在保存較好的地方為9—12米左右，也有不少地方僅存3—5米許，而與各城門相接的一段（門基座）則寬達20米。¹⁸

外郭城四面各開三門，共十二門。北部正中因為宮城所佔，宮城以東又建有大明宮，故將北面三門開在宮城以西，中為景耀門，東為芳林門，西為光化門；南面三門，中為明德門，東為敏夏門，西為安化門；西面三門，中為金光門，北為開遠門，南為延平門；東面三門，中為春明門，北為通化門，南為延興門。¹⁹其中南面正中的外郭城正門明德門，因處於全城南北中軸綫上，規模最大，經過實測，城門墩東西長55.5、南北寬17.5米，有五個門道，寬皆5米，各門道中部置石門檻，上築宏偉壯觀的門樓。其餘各門均為三個門道，上面亦築有門樓。²⁰

在明德門門址西邊，距城牆基3米許之處，探得有寬9米多，深4米的城壕，²¹至於其他城牆外是否都挖有城壕，則不得而知。

四、街道

長安城中的街道，均作東西、南北向排列，筆直端正，寬闊豁達，猶如棋盤一樣。據文獻記載，長安城內有東西向大街十四條，南北向大街十一條。²²其中通外郭城南面

16 同注9，卷四〈高宗紀〉。

17 王溥：《唐會要》卷八六「城郭」條。

18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考古學報》1958年3期，頁80；同注3，頁596。

19 同注4，卷二。

20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隊：〈唐代長安城明德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4年1期，頁34；〈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頁80—84。

21 〈唐代長安城明德門遺址發掘簡報〉，頁37。

22 同注13。

三門的三街及通東、西面六門的三街，合稱「六街」，是長安城的主幹大道。²³「六街」中又以縱貫長安城南北的中心大道——明德門內大街最為重要，南出外郭城的明德門，北通皇城的朱雀門直對宮城的承天門，故又稱朱雀街或天街，全長 5 公里多，寬達 150—155 米。²⁴

「六街」中除由開遠門通至通化門的東西大街為現代建築所壓，未能探得外，其餘五街位置均已探明。各街寬度，除由延平門通向延興門的東西大街寬僅 55 米外，其餘四條大街寬度均在 108—155 米之間。至於其他不通外郭城城門的街道，寬度在 39—75 米之間，而順城街則寬僅 20—25 米。²⁵從實測情況看來，凡通外郭城城門的大街最寬，其他不通城門的街道次之，而沿城的順城街最窄，這種規劃完全符合當時城市交通的實際需要。

又據發掘得知，各街路面皆中間高，兩側低，街道兩側並建有寬 3、深 2 米多的水溝，溝口寬底窄，兩壁傾斜。²⁶

五、里坊

長安城筆直的東西十四街及南北十一街，縱橫交錯，形成方格網的佈局，各街之間所構成的方格稱為里坊（隋時稱里，唐時稱坊）。長安城現實有坊數一〇九，朱雀街東五十四坊，街西五十五坊，分屬萬年、長安二縣管轄。

長安城內各坊面積大小不一，基本上可分正方形和長方形兩種，實際尺寸如下表所示：

各坊所處位置	東西寬	南北長
皇城以南，朱雀街東西兩側的四列坊	558—700 米	500—590 米
皇城以南其他六列坊	1020—1125 米	500—590 米
宮城、皇城東西兩側的六列坊	1020—1125 米	660—838 米

資料來源：《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頁 604。

總的來說，宮城和皇城兩側的坊面積最大，皇城以南的坊面積較小，而朱雀街兩側的坊面積最小。

各坊四周皆築夯土圍牆，牆基一般厚 2.5—3 米左右。城內各坊除靠朱雀街東、西兩側的四列坊因面積最小，只開東、西二門，僅有一條寬約 11 米的東西橫街以外，其餘

23 「六街」一詞，文獻屢見，如劉肅：《大唐新語》卷六「舉賢」條載：「（馬）周所陳事，六街設鼓以代傳呼。」前人對「六街」所指為何？甚難理解。現在從勘察長安城街道情況看來，「六街」當指通外郭城南面三門及東、西面六門的六條大街而言，說見注 3，頁 603。

24 同注 3，頁 596、600。

25 同注 3，頁 600—601。

26 同注 3，頁 601。

各坊都是四面開門，各設十字街，即有東西、南北向的縱橫街道各一條，街寬約15米。²⁷此外，在十字街分隔而成的四區之內，又都設有十字形的小巷。十字街與十字巷，將全坊劃為十六區，與韋述《兩京新記》等文獻所記情形完全相同。

各坊內主要是一般居民住宅，但也有不少官僚府第、寺廟道觀及商肆客店等分佈其間，筆者據文獻記載，將其較重要者表列於後：

種類	所在	名稱	資料來源
官僚府第	永興坊	魏徵宅	《長安志》卷八
	平康坊	褚遂良宅	同上
		李林甫宅	同上
	宣陽坊	楊國忠宅	同上
		高仙芝宅	同上
	親仁坊	于志寧宅	同上
安祿山宅		同上	
郭子儀宅		同上	
長壽坊	尉遲敬德宅	《長安志》卷十	
宗教建築 (包括佛、 道、祆、 景等教)	開化坊	薦福寺	《長安志》卷七
	崇仁坊	元真觀	《長安志》卷八
	晉昌坊	慈恩寺	同上
	新昌坊	青龍寺	《長安志》卷九
	崇業坊	元都觀	同上
	布政坊	胡祆祠	《長安志》卷十
	醴泉坊	波斯胡寺	同上
祆祠		同上	
小型商肆 (包括客 店、食店、 茶肆、作 坊等)	長興坊	畢羅店	《唐兩京城坊考》卷二
		旅店	同上
	永昌坊	茶肆	《唐兩京城坊考》卷三
	崇仁坊	樂器店	同上
	親仁坊	旅館	同上
	請恭坊	氍毹	同上
崇賢坊	儼舍	《唐兩京城坊考》卷四	

27 陝西省博物館，文管會鑽探組：〈唐長安城興化坊遺址鑽探簡報〉，《文物》1972年1期，頁45—46；同注3，頁603。

長安城各坊的居民包括有官吏、商賈、僧徒、工匠及一般百姓等，至於外國人（如日本、天竺、新羅及西域諸國人）為數也不少，長安城在當時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國際性都會。

長安城各坊四面皆築有坊牆。每天日暮擊鼓八百下以後，坊門關閉，居民要留在坊內，不准外出，由禁衛軍官兵負責巡查犯禁夜行之人，次日五更搥鼓三千始再開坊門，供居民出入。每年只有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坊門不閉，允許百姓上街賞燈遊玩。長安城夜夜禁街，屬一種封閉性的居民區，與宋代以後撤除坊牆的開放性居民區有所不同。

六、東、西市

唐代長安城在皇城外的東南和西南對稱位置上，設有東市、西市（隋時稱都會市、利人市），各佔二坊之地，是長安城主要商業貿易集市和手工業作坊匯聚之處。

西市遺址至今絕大部分保存尚好，平面略呈長方形，南北長1031、東西寬927米，面積約1平方公里。市的四周建有夯築圍牆，牆基寬約4米多，四面各開二門，共八門。圍牆內有沿牆平行的街道，寬14米多。市內又有南北與東西向的平行街道各兩條，皆寬16米，四街交叉成「井」字形，街道兩側均有與街平行的磚砌明溝，用以排水。²⁸

市內由於四街縱橫交錯，將整個西市界劃成九個長方形，每方的四周均臨街，內部尚有小巷以便通行。當時的店鋪即設在各方周圍，臨街的部分非常密集。店鋪規模不甚大，一般面闊4—10、進深3米。²⁹

井字形街當中有一方東西寬295、南北長330米之地，在考古發掘時曾出土殘磚牆和鋪地磚，大概當時西市的管理機構，如西市局，市署及平準局等即設於此。³⁰

西市的商業貿易極為繁榮，較東市尤有過之。據文獻記載，西市店鋪行業有以下各項：大衣店、魚店、酒肆、鞦韆行、卜者、賣藥人、藥行、油錠店、法燭店、煎餅糰子店、秤行、櫃坊、食店張家樓、販粥者、帛肆、絹行、麩行、凶肆、燒炭曝布商及波斯邸等。³¹而西市經過考古調查及發掘的店鋪有五間，根據出土器物推測其經營行業分別為：飲食店、鐵器及石刻鋪、珠寶店、陶器店及凶肆等。³²

唐朝時為著解決運輸及用水問題，曾在西市開渠瀦水。近年在鑽探西市及其附近的懷遠坊時，發現永安渠在流過西市東側時，沿西市南大街北側向西伸出一段長約140、

28 同注3，頁605—606。

29 同上注。

30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唐長安城西市遺址發掘》，《考古》1961年5期，頁248。

31 宿白：《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考古》1978年6期，頁417—418。

32 同注30，頁249；同注3，頁606—607；同注31，頁418。

寬34、深6米的支渠，橫貫市內。³³此外，玄宗及代宗朝曾兩次開渠以通西市，便利漕運，詳見下面渠水一節。

至於東市遺址，破壞較為嚴重，其平面亦略呈長方形，南北長1000餘、東西寬924米，大小幾與西市相等。市的四周亦築有夯土圍牆，牆基寬6—8米，較西市為厚。東市四面應各有兩門，亦有井字形街，寬近30米，較西市之街寬約一倍。³⁴東市亦設有東市局及平準局等負責管理監督。

考古工作者近年來曾對東市作過全面鑽探，糾正了歷代文獻記載的一些錯誤。

首先是否定了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擴建興慶宮時曾佔用東市東北角的記載，³⁵因為鑽探發現東市東北角保存尚屬完整，未被佔用。³⁶其次是東市東北隅的放生池，據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記是分漕水渠（即龍首渠）「自道政坊東入城西流注此池，」但鑽探結果卻顯示，池水很可能是由興慶宮龍池中引來。³⁷

東市商業亦相當繁盛，據《長安志》卷八記「（東）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而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亦記唐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以西十二行四千（疑為十之誤）餘家，官私錢物金銀絹藥未忽燒盡。」³⁸於此可見東市店鋪之多。至於東市店鋪具體經營的行業，據文獻記載有以下各項：筆行、賃驢人、雜戲、賣胡琴者、貨錦繡綵帛者、鐵行、畢羅肆、酒肆、肉行、凶肆及雕刻印刷店等。³⁹

唐朝時於東、西市署置令一人、丞二人，「掌財貨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偽輕重，」又規定營業時間，「日中擊鼓三百以會衆，日入前七刻擊鈺三百而散。」⁴⁰

唐初長安城工商業只集中於東、西兩市，但後來由於工商業日益繁盛，大約自高宗以後，兩市四周，在重要交通幹綫上的城門附近及大明宮前各坊，逐漸出現了不少工商行業，如旅館、飲食店及手工業作坊等，詳見上面里坊一節。盛唐以降，發展更速，到了中、晚唐時，東市西北的崇仁坊已「一街輻湊，遂傾兩市」了。⁴¹

中、晚唐時長安城更出現了夜市，如《長安志》卷八記崇仁坊「晝夜喧呼，燈火不

33 同注30。

34 同注3，頁607。

35 同注17，卷三○「興慶宮」條。

36 同注3，頁607—608。

37 同注34。

38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原書未見。日人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の研究》一書曾對該書加以譯注，上引該文見小野勝年書卷四，1969年，頁15。

39 同注31，頁416—417。

40 歐陽修：《新唐書》卷四八〈百官志〉。

41 同注11，卷八。

絕，」而文宗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更下「京夜市宜令禁斷」敕。⁴²可見到了唐代後期，長安城的工商業發展蓬勃，已突破了空間與時間的限制，而宋代都城遍地皆可開店，正是繼承這種風氣而來。

七、大明宮

唐初主要宮室只得「大內」太極宮一處，到了太宗李世民時便加以擴充，增建了大明宮。長安城由於龍首原餘脈影響，有六條西南、東北走向的丘陵崗阜橫貫城內，稱為「六坡」，地勢因之不平。太極宮所處位置較為潮濕，太宗乃於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在宮城東北隅禁苑內的龍首原高地興築大明宮，又稱「東內」，⁴³以備太上皇李淵臨時清暑之用，但未及建成而淵已崩。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帝病風痺，以太極宮湫濕，乃對大明宮加以修治，規模比太極宮更大，翌年（公元663年）稅延、雍、同等十五州率口錢，又減京官一月俸，助修大明宮。建成後，高宗便遷此聽政。⁴⁴

大明宮是唐代宮室中最宏偉壯觀的一座，「南望終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街陌，俯視如在檻內。」⁴⁵自建成後便成為唐代政治活動中心，此後太極宮除皇帝喪事和印信典禮照例仍在太極殿辦理外，成為清閒處所。

大明宮平面形狀南部呈長方形，北部呈梯形。由於南寬北窄，加上東牆偏斜，因此四面宮牆長度均不一致。經實測得知，西牆長2256、北牆長1135米，東牆由東北角起，向南偏東1260米，東折304米，然後再南折1050米與南牆相接，南牆是外郭城的北面外牆，在大明宮範圍內的一段長1674米，周長7.63公里，面積約3.2平方公里。⁴⁶

大明宮宮牆除城門附近和城牆轉角處內外包磚外，其餘全為夯土版築。宮牆的建築分城基與城牆兩部分，城基寬13.5、深11米許。城牆即築在城基中間，兩邊較城基各窄進1.5米左右，底部寬約10.5米。宮牆的夯土平實堅密，每層厚約8—9厘米左右。⁴⁷

大明宮四壁皆設門，南面五門，中為丹鳳門，東為望仙門、延政門，西為建福門、興安門；東面一門，名左銀臺門；西面二門，南名右銀臺門，北名九仙門；北面三門，中為玄武門，東為銀漢門，西為青霜門。⁴⁸這十一門中除南面東側的望仙、延政二門為

42 同注17，卷八六「市」條。

43 大明宮之名在唐時屢有更改，如太宗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初建時名永安宮。翌年（公元635年）改名大明宮。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改稱蓬萊宮。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更名含元殿，至中宗神龍元年（公元705年）始復名大明宮。

44 同注17，卷三〇「大明宮」條。

45 同注11，卷六。

46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長安大明宮》，1959年，頁12。

47 同上注，頁6—7。

48 張九齡等：《唐六典》卷七「尚書工部」條。

現代建築佔壓，無從探尋外，餘皆勘察清楚。各門中，南面正中的丹鳳門是帝皇宣佈改元或赦宥等大事的地方，有三個各寬9米的門道。其餘各門只得一個寬約5米的門道。⁴⁹

在大明宮北部中央、龍首原北坡之下，有一太液池，又名蓬萊池。池分東、西兩部分，東小西大，中間以渠道相通。東池南北長220、東西寬150餘米；西池南北長320餘、東西寬500米。⁵⁰

據《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記載，大明宮內有「別殿、亭觀三十餘所。」而現已探得的亭殿遺址即達三十多處，如含元殿、麟德殿、宣政殿、紫宸殿、蓬萊殿和延英殿等。⁵¹(圖二)其中經過考古發掘的有含元殿和宴會羣臣、接見使節的麟德殿二遺址。

含元殿位於丹鳳門正北610米的龍首原南沿最高處上，殿址高出南面平地15米，居高臨下，向南可以俯瞰長安全城。經發掘得知，殿址建於一長方形臺基之上，臺基東西寬75.9、南北長42.3米。殿面闊十一間，進深四間，每間廣約5米。殿的南面原未築牆，其餘三面均夯築厚1.3米的土牆，牆內外表面塗有白灰，底部繪朱紅色綫腳。臺基下周鋪砌散水磚。⁵²

由於含元殿臺基很高，因此在殿南通至丹鳳門的地方築有三條長約78米，南北向的平行磚石階道，稱為「龍尾道」，氣勢恢宏。中間一道寬25.5米，兩側的各寬4.5米，而中間與兩側的階道間距8米多。階道由階梯和斜坡相間，坡度平緩而有節奏。⁵³

在含元殿臺基東、西兩端稍偏北之處，各有一條向外延伸並向南折的廊道，與殿東南、西南的翔鸞、棲鳳二閣臺基相連。兩閣亦建於長方形夯土臺基之上，高出南面平地15米多。其中翔鸞閣保存較好，臺基東西寬24.5、南北長13米，四周鋪砌0.6米厚的磚壁。⁵⁴(圖三)

麟德殿位於大明宮西部、太液池正西的高地上，距宮西牆僅90米，是皇帝召見親貴及舉行宴會的地方。殿的夯土臺基呈長方形，東西寬77.55、南北長130.41米，是上、下兩層的重臺，共高5.7米。殿周圍砌有磚壁，其下繞敷散水磚。⁵⁵

在臺基上建有前後毗連的前、中、後三殿，全部建築南北總長達85米。前殿面闊十一間，約58米，進深四間，中央減六柱，以增加活動面積；中殿是主殿，面闊十一間，

49 同注46，頁15-19、21；馬得志：〈1959-1960年唐大明宮發掘簡報〉，《考古》1961年7期，頁341-342。

50 同注46，頁48。

51 同注45。

52 同注46，頁30；〈1959-1960年唐大明宮發掘簡報〉，頁342-343。

53 〈1959-1960年唐大明宮發掘簡報〉，頁343-344。

54 同上注，頁343。

55 同注46，頁33。

進深五間，以隔牆分為左、中、右三室；後殿面闊亦十一間，進深三間。前、中殿地面鋪有對縫緊密的長方形磨光石塊，後殿則鋪素面方磚。在中殿東、西兩側各建東亭、西亭；後殿兩側建有鬱儀、結鄰二樓，二樓各有向南延伸的廊址。⁵⁶（圖四）

大明宮含元、麟德二殿遺址，不僅規模宏大，其佈局之謹嚴，更引人注目。根據發掘情形進行的復原表明，含元殿主殿宏偉，左右高閣斜聳，前面階道漫長，主次分明，分外壯觀。麟德殿三殿連建，翼以兩樓兩亭，整個建築左右對稱，高低錯落，佈局規整嚴密，變化多姿，充分反映出唐初建築技術的新發展。

八、興慶宮

興慶宮又稱「南內」，位於長安城東興慶坊舊址，故名。⁵⁷東與外郭城東牆相接。唐玄宗開元二年（公元714年）置為宮，十四年（公元726年）又併永嘉坊南半部及勝業坊東半部，擴建興慶宮，置朝堂，十六年（公元728年）竣工，玄宗即移仗於此聽政。⁵⁸

興慶宮平面呈長方形，東西寬1075，南北長1250米，周長4.65公里，面積1.3平方公里。宮牆四壁皆寬約5—6米，以夯土築成，夯土每層厚7—8厘米。⁵⁹

興慶宮四壁皆設門，東面是初陽門；南面二門，中為通陽門，東為明義門；西面二門，北為興慶門，南為金門；北面是躍龍門，⁶⁰其中以西壁興慶門為正門。

興慶宮中以內隔牆分為南、北部分，南部有勤政務本樓、花萼相輝樓和沉香亭等建築。北部主要宮殿、亭臺建築有興慶殿、南薰殿和大同殿等。⁶¹經考古鑽探，發現南區正中有一東西寬915、南北長214米的橢圓形水池，稱為龍池或興慶池，中部較深而四邊逐漸隆起成釜底形，其水源可能來自龍首渠支渠。⁶²

在龍池西南曾發現建築遺址十七處，建築平面多種多樣，既有常見的長方形，又有方形亭址及圓形建築基址。其中勤政務本樓靠近興慶宮南壁，平面呈長方形，面闊五間，26.5米，進深三間，19米，四周鋪有寬0.85米的散水磚。⁶³（圖五）

興慶宮全宮佈局形式並非左右對稱，而是按照全坊及龍池的位置隨宜建築，顯出園林雅趣。從發掘出土大量精美的裝飾瓦件，如瓦當、滴水等來看，興慶宮面積雖小於大明宮，建築物也較少，但興慶宮建築的豪華富麗，卻遠在大明宮之上，具體表現了盛唐

56 同注46，頁34—35、37—38。

57 興慶坊本名隆慶坊，玄宗李隆基為晉王時曾居於此，玄宗即位後因避其名諱，更名興慶坊。

58 同注35、48。

59 《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頁85—86。

60 據宋刻興慶宮圖碑，原石今藏陝西省博物館西安碑林第三室755號。

61 同注11，卷九。

62 同注59。

63 馬得志：〈唐長安興慶宮發掘記〉，《考古》1959年10期，頁551—552。

時期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⁶⁴

唐玄宗李隆基與寵妃楊玉環曾在興慶宮內渡過長期的旖旎生活，而當時的政治重心也由大明宮移往興慶宮。但自從安史之亂後，政治重心又移返大明宮，興慶宮降為離宮，除了幾個太后外，皇帝甚少來此居住。

九、曲江芙蓉園

曲江芙蓉園位於長安城東南隅，該處由於地勢變化較大，林木茂密，低窪處形成水面，風景幽美；秦漢以來即已成為著名的風景區。曲江芙蓉園分西部曲江池和東部芙蓉園兩部分。經實測得知，曲江池面積約0.7平方公里，芙蓉園面積約1.44平方公里，⁶⁵築有紫雲樓、綵霞亭等建築物。

曲江池風景秀麗，是長安市民遊賞勝地，據文獻記載，曲江池「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玩，盛於中和上巳之節，彩幄翠幃，匝於堤岸，鮮車健馬，比肩擊轂。入夏則菰蒲蔥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⁶⁶

唐代士子高中進士後，必往晉昌坊慈恩寺雁塔題名，又到曲江池遊賞，成為定例。據史籍記載，「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列於岸滸。……進士關宴，常寄其間，既撤饌，則移樂泛舟，率為常例。」⁶⁷又云：「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城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牀，車馬闐塞，莫可殫述，」⁶⁸可以想見其熱鬧之狀。

十、三苑

三苑指西內苑、東內苑和禁苑，專供帝皇遊樂狩獵，同時又有拱衛宮城的作用。

西內苑位於太極宮北，亦名北苑，東西長2285、南北寬715米，東、西、北三面均築寬12米的夯土牆。⁶⁹內有觀德殿、廣達樓、冰井臺、櫻桃園及拾翠殿等。⁷⁰

東內苑位於大明宮東南隅，據文獻記載，內有龍首殿、承暉殿、毬場等，⁷¹惜遺址未經考古發掘，形制未詳。

禁苑即隋時的大興苑，地處長安城北邊，東距澆、灃二水，西包漢長安城，北枕渭水，南接都城，起著拱衛宮城北邊的作用。據《長安志》卷六載，「苑中四面皆有監，……分掌宮中種植及修葺園苑等事，又置苑總監領之，皆隸司農寺。」苑中離宮、亭觀凡二

64 同注31，頁415。

65 同注59，頁82。

66 康駢：《劇談錄》卷下「曲江」條。

67 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條。

68 同上注，卷三「散序」條。

69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資料室：〈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60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穫〉，《考古》1961年4期，頁217。

70 同注4。

71 同注4。

十四所，如南、北望春亭、魚藻宮、毬場、未央宮、梨園等，⁷²但遺址亦未經考古發掘，詳細佈局不明。

十一、渠水

隋唐時為解決長安城的生活用水及運輸交通問題，曾修建了多條渠道引水入城，其中包括永安渠、清明渠、龍首渠、黃渠和漕渠等。（圖六）

永安渠亦稱交渠，引交水西北流至長安城南，於光化門西入城，北流至景耀門東出城入苑，最後注入渭水。⁷³

清明渠在永安渠之東，引滹水西北流，在安化門緊西入城，北流至布政坊東南，折向東流入皇城，最後流入宮城，注為南海、西海、北海等三海。⁷⁴

以上二渠縱貫長安城西部，主要是供應西城、皇城及宮城一帶用水。

龍首渠亦名澆水渠，引澆水入城，至城外長樂坡附近分為東、西二渠，東渠北流經通化門外至外郭城東北隅，折而向西流入東內苑注為龍首池，又出而西流，經大明宮丹鳳門流入西內苑，最後在光化門外匯合永安渠北注渭水；西渠經通化門北入城，南折經永嘉坊再分為二支，一支南入興慶宮注為龍池，再向南注為東市東北隅的放生池。另一支西去流入皇城，然後向北流入宮城注為山水池，又北注為東海。這是以解決城東北隅用水的主要渠道。⁷⁵

黃渠引義峪水入長安城東南隅的曲江池，又從池中分出二渠，一渠西北流往晉昌坊慈恩寺；一渠東北流入昇道坊龍華尼寺，以供應城南的用水。⁷⁶

漕渠於唐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開通，在城西分滹水自金光門北入城，東流至西市西街注為潭。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又自西市引渠，東流至皇城東北隅折向北流，繞皇城、宮城東牆北流入禁苑中，主要是用以運輸南山中的木材薪炭，解決都城建築材料和燃料的供應。⁷⁷

十二、夾城

夾城的修築始於唐玄宗開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擴建興慶宮時，當時外傍郭城東牆興建由興慶宮北通大明宮及南達曲江芙蓉園的複道。於是城北大明宮、城東興慶宮與

72 同注4。

73 同注4，卷四；黃盛璋：〈西安城市發展中的給水問題以及今後水源的利用與開發〉，《地理學報》24卷4期，1958年，頁416。

74 同上注。

75 〈西安城市發展中的給水問題以及今後水源的利用與開發〉，頁418—419；馬正林：《豐鎬—長安—西安》，1978年，頁76。

76 同注4，卷四；〈西安城市發展中的給水問題以及今後水源的利用與開發〉，頁414。

77 同上，頁416、418。

城南曲江芙蓉園之間，經通化、春明及延興三門，皆可潛行往來，外面不能窺見，專供帝皇遊幸之用。⁷⁸

夾城東距外郭城牆23米，與郭城東牆南北平行，但近城門處則向東靠攏，使複道與郭城間距縮小至10米左右。在春明門南側發現複道經過城門時，於城門的南北兩側築登道，從城門樓上越過。夾城全長7970米，版築堅實，其夯土硬度比外郭城牆更高。⁷⁹

設計規劃的承先啟後

唐代都城長安是一座封閉式的城市，它的出現標誌著封建社會都城建設走向成熟階段。其總體設計規劃有以下四項特點：

1. 全城由宮城、皇城及外郭城三部分構成，將皇宮、官衙、市場、民居等分區設立，不使雜處，方便統治管理。

2. 全城以宮城承天門、皇城朱雀門和外郭城明德門所在的南北綫為中軸，基本上按照左右對稱的原則設計規劃，整齊劃一。

3. 宮城、皇城與外郭城均以夯土版築圍牆，結構穩固，加上壯觀的城門，形成一個層層環套的嚴密防禦系統。

4. 城內街道里坊區劃嚴謹，街道寬廣筆直，兩旁綠樹成行，渠水暢流；里坊佈局勻稱，四周圍以坊牆、坊門，坊內並設街巷以利通行。

長安城嚴謹的結構，整齊的規劃，後世學者曾加以盛讚，認為「畦分棋布，閭巷皆中繩墨。坊有墉，墉有門，逋亡姦僞無所容足，而朝廷官寺、居民市區不復相參，亦一代之精制也。」⁸⁰

這個規模宏大的都城並非自然形成而是經過詳細規劃；並非盲目建造而是經過周密設計而成。要建設這樣一座城市，需要考慮地形、水源、交通、軍事、管理、綠化等各方面複雜的因素。但唐代長安城卻能面對種種問題，因地制宜，巧妙地作出比較成功的安排，為後世都市的建築規劃留下了典範。

以下根據有關資料，對唐代長安城設計規劃的承先啟後問題略作探討。

一、吸收前代都城設計經驗

唐代長安城的高度規劃水平，是吸收過去歷代都城建設方面所積累的經驗，以之為基礎，然後按照當時的實際需要，並結合長安地區的自然環境等因素，精心設計而成。

78 同注59，頁83。

79 〈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頁83—84，頁415—416。

80 同注3，頁610引呂大昉：〈隋都城圖題記〉。

唐代長安城的平面規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北魏洛陽城和東魏、北齊鄴城的影響，⁸¹ 特別是前者更甚，下面分別加以論列。

1. 北魏洛陽城

北魏洛陽城對唐代長安城的形制佈局，有非常顯著的影響，詳情如下表所示：(圖七)

北 魏 洛 陽 城	唐 代 長 安 城
宮城位於全城中北部，位置適中略偏西。 ⁸²	宮城位於全城北部正中。
宮城南面有一縱貫南北的主幹大道銅駝街，將全城一分為二。此街是全城最寬街道，左右兩側分置官署、社廟及寺院。 ⁸³	宮城南面有一縱貫南北的主幹大道朱雀街，將全城一分為二。在皇城內設置官署、社廟。
外郭城內排滿規整的一里見方、四面開門，內設十字街的里坊。 ⁸⁴	外郭城中滿佈規整的里坊，里坊面積不一，有兩面開門，內設一橫街及四面開門，內設十字街兩種之分。
外郭城東、西、南三面皆設市。東市稱小市；西市稱大市，周迴八里；南市名四通市。 ⁸⁵	外郭城東，西兩面設市。東市、西市面積大略相等。

從上述各點可以明顯看到唐代長安城的規劃深受北魏洛陽城影響。當然，二城由於地理環境不同，因此在規模的大小，位置的安排等各方面稍有不同。至於在宮城和外郭城之間另立皇城，以分置中央衙署，雖然是長安城的一項創舉，但官署、社廟等集中在一處的趨勢，在北魏洛陽城時已經開始。因此長安城的皇城設計雖云創新，但也是有所承襲的。

2. 東魏、北齊鄴城

唐代長安城也有吸收東魏、北齊鄴城的設計經驗，以下亦列表加以比較：

81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1963年，頁62—81。

82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漢魏洛陽城初步勘察》，《考古》1973年4期，頁203。

83 何炳棣：《北魏洛陽城郭規劃》，《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上冊，1965年，頁236；宿白：《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文物》1978年7期，頁143。

84 《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頁44。

85 《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頁45。

東魏、北齊鄴城	唐代長安城
城市有明確分區，北半部為統治階層用地，設有宮殿、官署、戚里、銅雀苑等，南半部則為一般居住區，二者以一條東西向幹道分隔。 ⁸⁶	城市有明確分區，宮城、皇城與外郭城分開，朝廷官署與民居坊市不相參。
城東、西部設東市、西市。 ⁸⁷	城東、西部設置東市、西市。
在城西北鑿渠引漳河水入城，周流城郭。 ⁸⁸	在城外鑿多條渠引水入城。

從上述各點也可看到唐代長安城的設計也有吸收東魏、北齊鄴城的建城經驗，如在城內設東、西市及開渠引水以解決城內用水問題等，但鄴城仍無宮城、皇城之分，只是將宮殿、官署合在一處，便於指揮控制。

二、對後世城市規劃的影響

唐代是我國古代社會的隆盛時期，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都空前繁榮。長安是當時的都城所在，在各個方面（當然也包括了城市佈局）都集中反映了唐朝盛世的景象。而隨著唐代國勢的強大與中外文化交流的頻繁，長安城的都市規劃，不但影響了當時國內新建和改建的地方城市，而且還影響了鄰近國家的都市設計，以下分別加以敘述：

1. 影響國內城市規劃

據有關學者研究所得，唐代各州的州城大多是根據長安城坊內開十字街這種設計而規劃的，如南方劍南道的益州城、北方河北道的幽州城和河東道的雲州城等，至於較小的州縣城市，情況似乎也是如此。⁸⁹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曾對唐代的高昌城和交河城作過調查，更加深了上述這種認識。

高昌城城址略呈正方形，城周約5公里，城垣以夯土築成，牆基厚約12米，殘存最高達11.5米。全城分宮城、內城和外城三部分。宮城位於全城最北，內城稍南。在外城的東南和西南部發現有寺院及工商業的坊市遺址。從城市佈局看，宮城在北、內城在南的形式，與唐代長安城宮城，皇城位置相似。至於外城的寺院及工商業坊市遺址，也與長安外郭城的平面佈局相仿。⁹⁰

86 同濟大學城市規劃教研室：《中國城市建設史》，1982年，頁21。

87 同注31，頁411注7。

88 同上注。

89 同注31，頁423。

90 閻文儒：〈吐魯番的高昌故城〉，《文物》1962年7、8期合刊，頁28—30；辛文：〈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文物》1976年12期，頁88。

交河城建於兩條小河交叉環抱的一個柳葉形小島上。城中有一主幹大道縱貫南北，大街兩旁的建築被街巷劃分成一塊塊的「坊」，坊外圍有坊牆，與唐長安的坊曲有些類似。⁹¹

2. 影響鄰近國家都城設計

唐朝時在我國東北地區建立的渤海國，曾仿唐制設五京：上京龍泉府、中京顯德府、東京龍原府、南京南海府、西京鴨綠府。⁹²其中上京龍泉府遺址曾經考古發掘，得知該城規制大體摹自唐代長安城。

從整個城址看，龍泉府全城略呈長方形，由外城、內城及宮城三部分組成，三城環套，整齊宏偉。外城呈長方形，周長15公里多，是市民居住區。城垣土石間築，非常堅固，至今仍清晰可見。不少地方城垣殘高2米左右，基寬7—10、頂寬2—3米。外城四面共開十門（東、西各兩門，南、北各三門）。內城位於外城北部正中，亦呈長方形，是官府衙署、官僚府宅及王室禁苑所在之地。宮城位於內城正中偏北，近於方形，周長2.5公里，是王室理政及居住的地方。城垣石砌，今殘垣寬6—7、高2—3米。東、西、南宮牆中部各有一門址，東、西二門規模較小，南門規模較大，為宮城正門。而龍泉府的市區規劃也和唐長安十分相似。經考古發掘證實，外城內有五條大街，南北向三條、東西向兩條，分別與十座城門連接，街道一般寬約40餘米，只有南北向的正中大街寬達88米，從內城南門直通外城正中南門。這條大街宛如長安城中的朱雀街，將整個外城分成東、西二區。街道兩旁置坊，每坊長約500、寬約400米，是一般平民住宅區，坊與坊之間並有小巷相通。⁹³

此外，中京顯德府及東京龍原府遺址也經過調查發掘，發現二者皆分外城、內城及宮城三部分，宮城都位於全城北部正中，而龍原府內城南門更發現一中央大道遺跡，將全城分為左右對稱的兩半，這些都證明二城是模仿唐代長安城而設計興修的。⁹⁴

唐朝時代，日本形成國家體制不久，日人極力吸收唐朝文化，並摹擬中國制度，開始興建都城。從公元七世紀後半葉到八世紀後半葉這一百年間，陸續興建了藤原京、平城京和平安京等都城。經過近年來進行的考古發掘與文獻研究工作，這幾座京城都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復原。復原結果表明日本各京城在城市規劃方面都受唐代長安城的影響，下面分別加以簡述：

91 觀民：〈交河城調查記〉，《考古》1959年5期，頁237；〈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頁88。

92 同注40，卷二一九〈渤海國傳〉。

93 陳顯昌：〈唐代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文物》1980年9期，頁86—89；陳青柏：〈唐代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遺址〉，《黑龍江文物叢刊》1981年1期，頁70—74。

94 三上次男、橋崎彰：《日本の考古學（VII）——歷史時代（下）》，1967年，頁419—421；同注31，頁423。

藤原京平面呈規整的長方形，南北長 3086、東西寬 2118 米。宮城位於全城中央偏北，平面呈正方形。宮城南面有一通至外郭城的朱雀大路，位於京城南北中軸綫上，將藤原京劃分成左京和右京。左、右兩京南北十二條，東西各四坊（日本古代都城行「條坊制」，全城由縱橫交錯的街道劃分成許多方格，東西向的各排稱條，南北向的各列稱坊）。坊呈正方形，邊長約 265 米，坊內有十字交叉的小路，將全坊均分為四坪。⁹⁵（圖八）

平城京的宮城位於京城北部正中，宮城南面通至外郭城的大街名朱雀大路，位於京城南北中軸綫上。將全京劃為左、右二京。城內還有其他南北及東西向的棋盤狀街道，把居住區劃分成許多條坊。在京城左右對稱位置上建有東、西市。京內各坊也建有不少佛教寺廟。⁹⁶（圖九）

平安京平面佈局與平城京十分相似，在北部正中置宮城，其南亦有通至外郭城的朱雀大路，將京城分成左、右二京。城內亦有其他南北及東西向的街道，將居住區劃分成許多條坊。在京城左右對稱位置上設有東、西市及東、西寺。⁹⁷（圖十）

下面將日本都城模仿唐代長安城的情況表列於後，以供參考⁹⁸：

各 京 具 體 規 劃	藤原京	平城京	平安京
宮城位於京城北部正中位置	0	0	0
朱雀大路位於全城南北中軸綫上，將全城分成左、右二京	0	0	0
京城左右對稱位置上建置東市、西市		0	0
各坊區劃成十六小區		0	0

從上述各點可見唐代長安城對日本古代都城規劃影響之大。當然，日本各京城在設計建造方面也有受唐代東都洛陽城影響，但因不屬本文探討範圍，故不加敘論。

95 《日本の考古學（VII）——歷史時代（下）》，頁39-40；岸俊男：《中國の都城遺跡》，1982年，頁24-26；王仲殊：〈關於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考古》1983年4期，頁354-355。

96 《日本の考古學（VII）——歷史時代（下）》，頁45-54；《中國の都城遺跡》，頁27-32；同注31，頁423。

97 《日本の考古學（VII）——歷史時代（下）》，頁86-92；《中國の都城遺跡》，頁41-44；同注31，頁423。

98 《中國の都城遺跡》，頁66；同注31，頁423。

值得研究的幾個問題

在敘述了唐代長安城的建築規模與設計規劃後，筆者認為尚有幾個問題值得提出作進一步研究。這些問題包括城牆建築、里坊數目、各坊盛衰及地形運用等，以下分別加以論述，筆者並就這些問題提出個人的一些不成熟意見，作為學者深入討論時的參考。

1. 城牆建築

許多學者因見唐代長安城建築宏偉、規模龐大，便以為其城牆必然是以磚石包砌而成，但其實這只是一種錯誤的想法。整個長安城的城牆，不論宮城、皇城，還是外郭城，都是以夯土版築而成，並非磚石鋪砌。全城只有一處地方例外，就是大明宮城門附近及城牆轉角處有內外包磚的情況，其目的在於加強防護力量。為何長安城的城牆均以夯土築成而非磚砌？筆者認為有下面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固然是由於夯土版築方式要比燒磚鋪砌的方法簡便、快捷、省事，人力物力的耗費都少許多。而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由於當時火藥、火器尚未出現，對城牆的堅固度尚無很高的要求，故此只需夯土版築城牆亦足可應付當時戰爭的需要。但自從宋、元開始，火藥、火器普遍應用於戰場上，由於威力的增強，對城牆堅固度的要求便大大提高，於是乃有磚石城牆的出現。可以說，磚石城牆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是因應戰爭的需要而產生，唐朝時因無此實際需要，故此並無磚石城牆的出現，這是很自然的事。而中國真正以磚石鋪砌而成的城牆，要到明代始行出現，也正是由於上面所說的原因。

2. 里坊數目

關於唐代長安城的里坊數目，史籍有不同說法，大別之有一一〇及一〇八兩說。前者見《唐六典》卷七「尚書工部」條記：「皇城之南，東西十坊，南北九坊；皇城之東、西各十二坊，兩市居四坊之地，凡一百一十坊。」後者如《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載：「街分一百八坊。……（朱雀街）東五十四坊，萬年縣領之；街西五十四坊，長安縣領之。」不少學者對此問題往往不加細究，在其著作中仍沿用此二說。究竟長安城的里坊數目實際應有多少？筆者經過研究後發覺，一一〇及一〇八的坊數在唐代確有存在，但只能反映唐初短暫時間的情況，唐代大部分時間，長安城的坊數應為一〇九，以下試加論析：

唐代立國之初，長安城的坊數確如《唐六典》所言的一一〇坊，但未幾即由於城東南隅二坊劃入曲江芙蓉園，故坊數減為一〇八，如《舊唐書》所言。到高宗時於大明宮南開丹鳳門，將門南二坊改為四坊，又恢復一一〇坊的數目。最後到玄宗時，將興慶坊改為宮，即撤去一坊，坊數成為一〇九，並一直沿襲到唐末。所以對於唐代長安城里坊數目的問題，應以一〇九為準，一一〇及一〇八之說都有誤導作用，應加以澄清。

3. 各坊盛衰

唐代長安城規模宏大，里坊眾多，但各坊的人口分佈與盛衰情況卻並非一致，而是

因應其所處位置而有異。概言之，長安城北半部各坊人口要比南半部各坊集中，景象也較繁榮。其原因殆由於北部各坊鄰近宮城、皇城，地位重要，故此人口集中。而北部各坊中，又以宮城及皇城東面各坊，如崇仁坊、勝業坊等最為繁盛，人口密集。因為這些坊緊靠大明宮及興慶宮，多為王公大臣所居，第宅眾多，所以顯得十分繁盛。相反，長安城南部各坊，特別是靠近南面城牆的各坊，地處偏遠，又遠離宮城、皇城，故此居民稀疏，顯得相當空曠蕭條。《唐兩京城坊考》卷二記載：「自興善寺（位於城南靖善坊——引者）以南四坊，東西盡郭，率無第宅。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原屬居住區的里坊竟然荒廢成農田，可見其冷落之狀。

4. 地形運用

唐代長安城的建設由於能夠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當地的地形特點，因此整個城市寬暢大方、高低錯落，取得城市建設的立體效果，成為中國城市設計的典範。

長安城主體建於龍首原及其六條東西向餘脈——六坡上⁹⁹，其設計規劃能充分發揮龍首原及六坡的作用，將宮殿、官衙、寺觀等高大建築物佈置其上，使其聳峙雲霄、氣象恢宏。如將大明宮建於龍首原上，皇城各官衙處於「九三」高地上，而興善寺、玄都觀及青龍寺、慈恩寺分別位於「九五」、「九六」高地上。這樣的安排，既能表現這些建築物的宏偉壯觀，又能增大城市的立體空間。至於坡與坡之間的低地，除安排一般民居外，還利用凹陷和低窪地帶開闢湖泊，設計成名勝風景區，以利居民休憩遊賞，如城東南隅曲江芙蓉園的開闢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整個長安城的建築高低錯落，氣勢磅礴，如果將這些建築物繪成立體透視圖，便會發覺其中以宮殿為最高、官衙次之、寺觀及官僚府第又次之，最下一層才是一般民居及休憩園林，整個佈局立體空間大，層次分明。

本來，六坡的地形對長安城的設計規劃來說並非甚麼優點，但經過宇文愷的精心擘劃，卻能化腐朽為神奇，反而為長安城增添了光輝。

結語

唐代都城長安，是當時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以規模宏大、佈局嚴謹稱著。在公元七至九世紀約三百年間，長安城是一個世界性貿易、文化中心，對於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作過鉅大的貢獻。

長安城規模宏大，面積達84平方公里。宮室建築宏偉壯觀，街道里坊寬廣整齊，城內寺觀屋宇林立，綠樹成蔭，渠水周流，壯麗無匹，氣象萬千，充分反映出唐代的繁榮富強。

99 宇文愷以六坡象徵《周易》乾卦中的六爻，並從北向南按「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的順序排列。

長安城佈局嚴謹，吸收了我國歷代都城設計所積累的寶貴經驗，又參照當時的實際需要和長安地區的地理環境等因素設計而成。隨著唐朝國勢的強大及中外文化交流的頻繁，長安城的城市規劃，不但影響了當時國內的地方城市，而且也影響了鄰近其他國家都城的設計。

唐代長安城的繁榮，到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公元713—755年）達於頂點，此後便日趨衰落，唐末更屢遭兵燹，終於淪為廢墟。而隨著唐朝的覆亡，長安城也失去了作為國都的地位。此後，歷朝國都皆向東移，長安也完成了它作為國都的歷史使命了。

一九七九年四月初稿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稿

一九八六年五月修改

附記：

本文係拙作《唐代長安城初探》（1979年本校「隋唐五代史」學位試論文）的一部分，由孫國棟教授指導撰寫。原文包括長安城建築規模與市民生活兩部分，現抽出前半部獨立成篇。本文寫於多年前（時為大學四年級生），雖經歷年不斷修改，補充最新資料，但大體仍不脫原來規模。數年來學問無大進益，思之不禁惶然，誌此以作惕勵。

又本文二稿完成後，蒙業師林壽晉先生審閱，就文章內容與形式提出極寶貴意見，茲遵囑對本文加以修改而成此定稿。筆者在此對林師謹致衷心謝意。

一九八六年五月筆者識



參考文獻

一、中文之部

I、古代史籍

1. 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2. 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3.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
4. 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
5. 張九齡等：《唐六典》，《四庫全書》本。
6. 韋述：《兩京新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7. 宋敏求：《長安志》，《經訓堂叢書》本。
8. 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9. 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10. 趙彥衛：《雲麓漫鈔》，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11. 康駢：《劇談錄》，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
12. 劉肅：《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II、考古報告

13.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考古學報》1958年3期。
14.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長安大明宮》，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
15. 馬得志：〈唐長安興慶宮發掘記〉，《考古》1959年10期。
16.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資料室：〈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60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穫〉，《考古》1961年4期。
17.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唐長安城西市遺址發掘〉，《考古》1961年5期。
18. 馬得志：〈1959—1960年大明宮發掘簡報〉，《考古》1961年7期。
19.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考古》1963年11期。
20. 陝西省博物館，文管會鑽探組：〈唐長安城興化坊遺址鑽探簡報〉，《文物》1972年1期。
2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隊：〈唐代長安城明德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4年1期。
22.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隊：〈唐青龍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4年5期。

III、有關論著

23. 郭湖生：〈麟德殿遺址的意義和初步分析〉，《考古》1961年11期。
24. 劉致平、傅熹年：〈麟德殿復原的初步研究〉，《考古》1963年7期。
25. 郭義孚：〈含元殿外觀復原〉，《考古》1963年10期。
26. 姚堅：《唐代的長安》，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27. 傅熹年：〈唐長安大明宮含元殿原狀的探討〉，《文物》1973年7期。
28. 馬正林：〈隋唐長安城〉，《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6年3期。
29. 傅熹年：〈唐長安大明宮玄武門及重玄門復原研究〉，《考古學報》1977年2期。
30. 傅熹年：〈唐長安明德門原狀的探討〉，《考古》1977年6期。
31. 馬得志、楊鴻勛：〈關於唐長安東宮範圍問題的研討〉，《考古》1978年1期。
32. 馬得志：〈世界歷史名城——唐代長安城〉，收《中國古代科技成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
33. 宿白：〈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考古》1978年6期。
34. 董鑒泓：〈從隋唐長安城、宋東京城在我國一些都城佈局的演變〉，《科技史文集》第5輯，1980年。



35. 馬得志：〈唐代長安與洛陽〉，《考古》1982年6期。
36. 徐蘋芳：〈唐代兩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年6期。
37. 馬正林：〈唐長安城總體佈局的地理特徵〉，《歷史地理》第3輯，1983年。
38. 那波利貞著，陳妙香譯：〈從中國首都計劃史論唐代長安城〉，《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2卷1期，1983年。
39. 王瀧：〈隋唐長安城建築的藝術成就〉，《美術研究》1983年2期。
40. 宋肅懿：《唐代長安之研究》，台北，大立出版社，1983年。


IV、其他論著

41. 馬正林：《豐鎬—長安—西安》，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
42. 武伯倫：《西安歷史述略》，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
43. 王崇人：《古都西安》，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年。
44. 馬正林：〈西安〉，收《中國六大古都》，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年。
45. 邵友程：《古城西安》，北京，地質出版社，1983年。
46. 武復興：《絲綢之路的起點——長安》，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47. 黃盛璋：〈西安城市發展中的給水問題以及今後水源的利用與開發〉，《地理學報》24卷4期，1958年。
48. 賀業鉅：〈唐宋街坊規劃制度演變探討〉，《建築學報》1980年2期。
49. 賀業鉅：〈關於我國古代城市規劃體系之形成及其傳統發展的若干問題〉，《建築歷史與理論》第3、4輯合刊，1984年。
50. 樂斯：《唐詩故事（1—3集）》，北京，地質出版社，1981—1982年。
5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收穫》，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年。
52. 文物編輯委員會：《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5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54. 陶復：〈建築考古三十年綜述〉，《建築歷史與理論》第3、4輯合刊，1984年。
55. 建築工業部建築科學研究院建築理論及歷史研究室中國建築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建築簡史（第1冊）》，北京，中國工業出版社，1962年。
56. 建築科學研究院建築史編委會：《中國古代建築史》，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0年。
57. 同濟大學城市規劃教研室：《中國城市建設史》，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2年。
58.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59.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漢魏洛陽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4期。
60. 宿白：〈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文物》1978年7期。
61. 何炳棣：〈北魏洛陽城郭規劃〉，《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上册，1965年。
62. 閻文儒：〈吐魯番的高昌故城〉，《文物》1962年7、8期合刊。
63. 觀民：〈交河城調查記〉，《考古》1959年5期。
64. 辛文：〈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文物》1976年12期。
65. 陳顯昌：〈唐代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遺址〉，《文物》1980年9期。
66. 陳青柏：〈唐代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遺址〉，《黑龍江文物叢刊》1981年1期。
67. 王仲殊：〈關於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考古》1983年4期。

二、日文之部

68. 平岡武夫：《唐代的長安と洛陽（地圖、資料、索引）》，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6年。
69. 足立喜六：《長安史蹟の研究》，東京，東洋文庫，1931年。
70. 町田章：〈隋唐都城論〉，收《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講座（5）——隋唐帝國の出現と日本》，東京，學生社，198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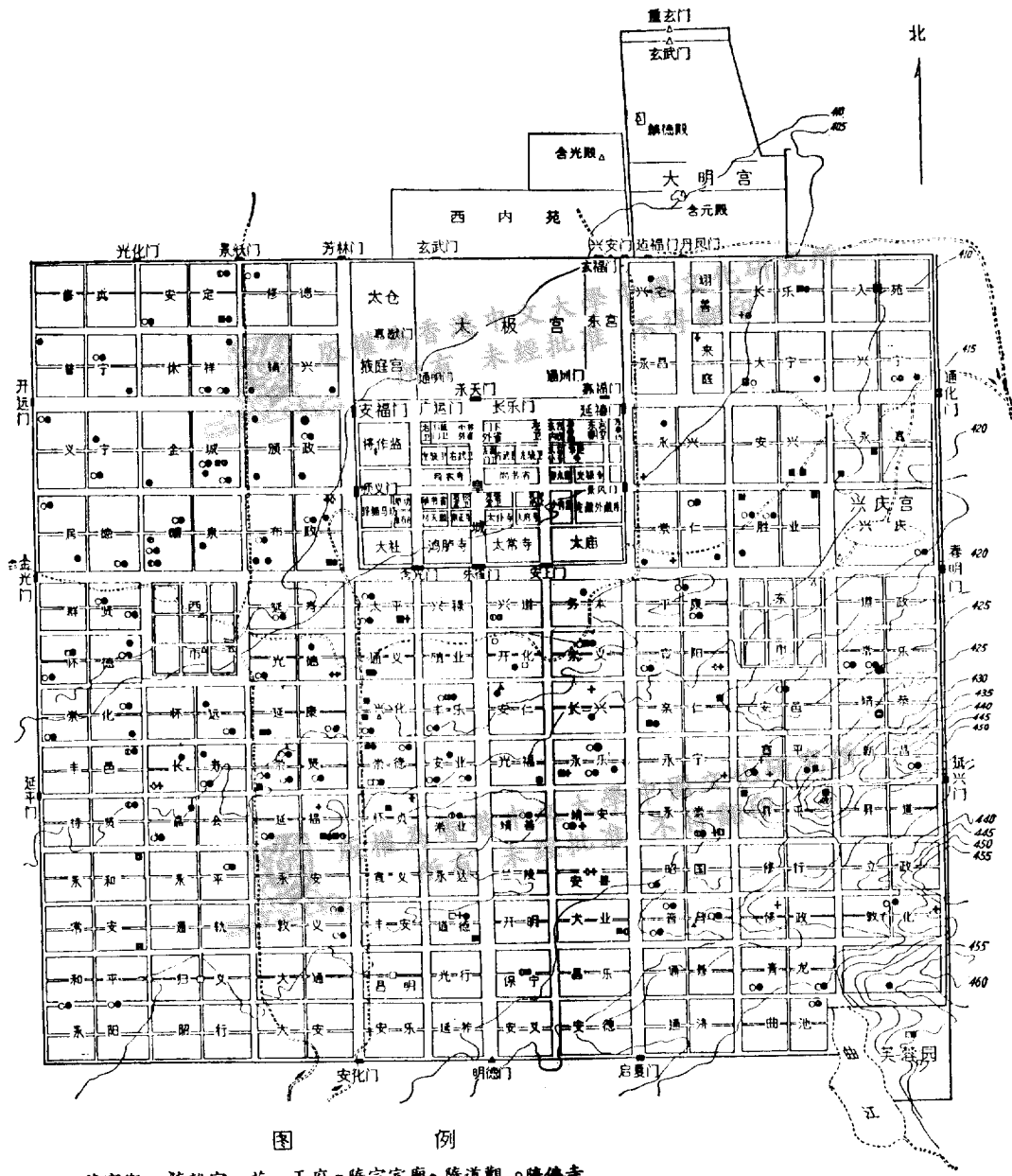
- 
-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71. 町田章：《中國古代の都城》，收《八世紀の日本と東アジア（3）——長安から平城へ》，東京，平凡社，1980年。
72. 村田治郎：《中國の帝都》，京都，綜藝舎，1981年。
73. 岸俊男：《中國の都城遺跡——日本都城制の源流を探る》，京都，同朋舎，1982年。
74.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の研究（1—4卷）》，東京，鈴木學術財團，1964—1969年。
75. 三上次男、橋崎彰一：《日本の考古學（Ⅶ）——歴史時代（下）》，東京，河出書房，1967年。
76. 鈴木勤：《日本歴史シリーズ（2—3冊）——飛鳥と奈良、平安京》，東京，世界文化社，1970年。
77. 竹内理三、川崎庸之：《圖説日本の歴史（3—4冊）——古代國家の繁榮、平安の都》，東京，集英社，1974年。
- 
-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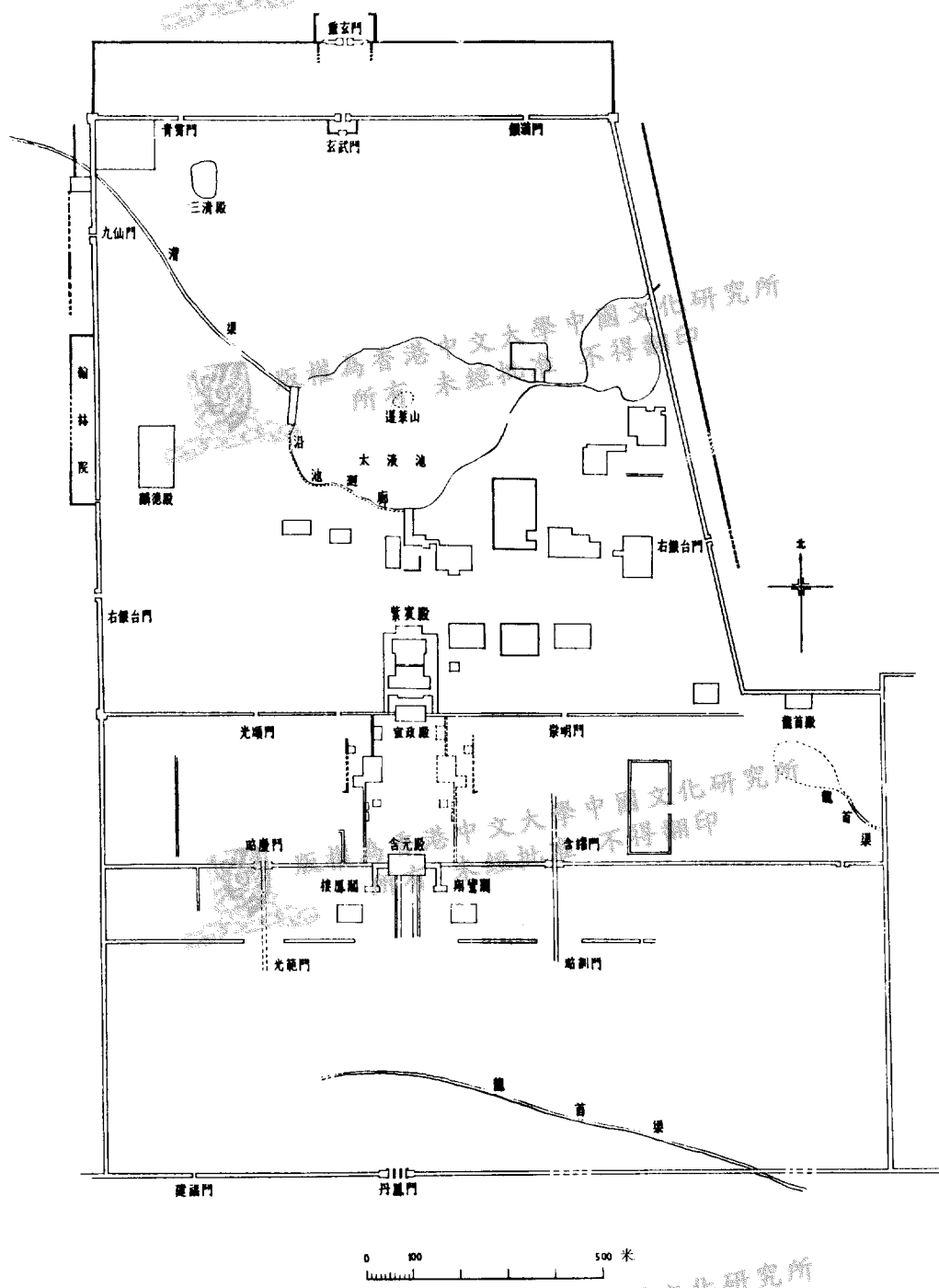
- ◆ 隋官衙 □ 隋離宮、苑、王府 □ 隋宗室廟 ○ 隋道觀 ○ 隋佛寺
◆ 唐官衙 □ 唐離宮、苑、王府 □ 唐宗室廟 ○ 唐道觀 ○ 唐佛寺 ○ 唐胡寺
● 發掘點 ▲ 唐代遺物 ○ 符號相連表示同一地點前後沿用

比例尺
1000 2000 米

圖一 唐代長安城復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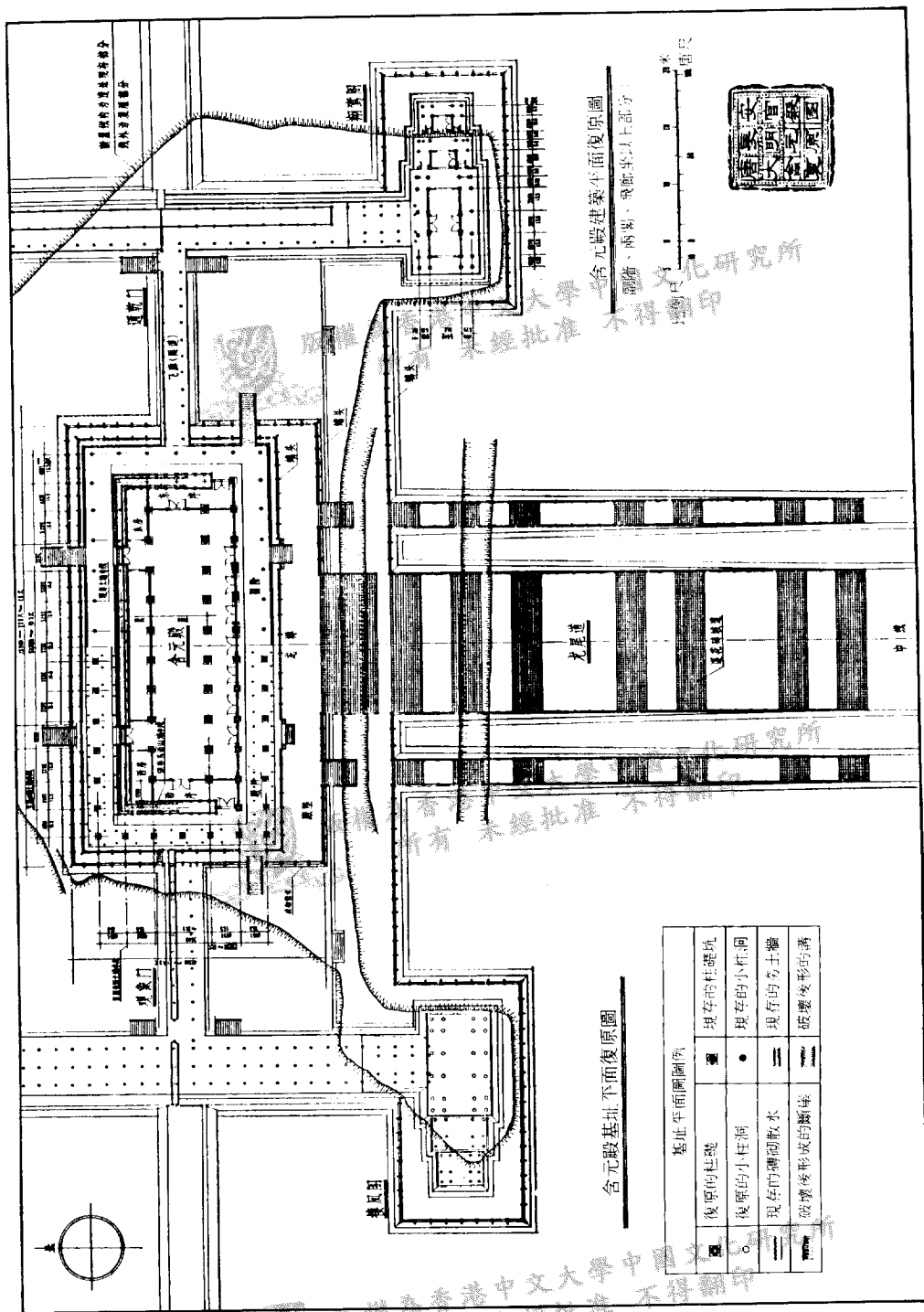
(採自「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考古》1978年6期，(1412·圖3))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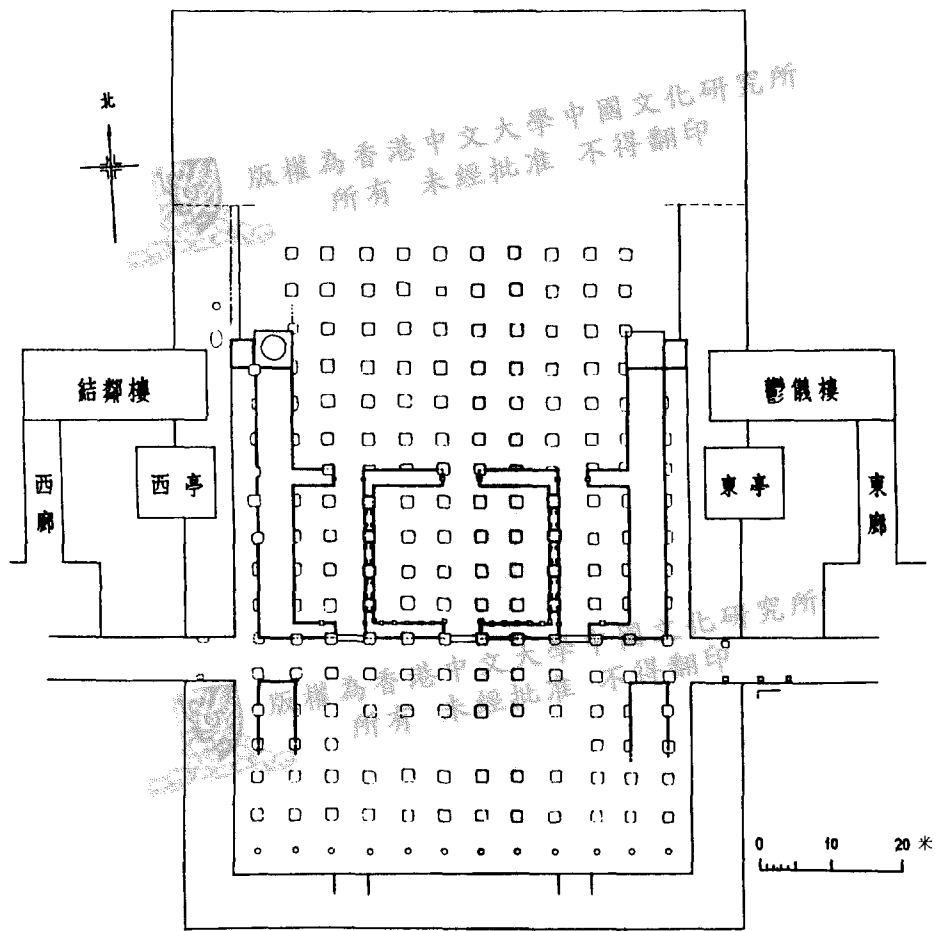
圖二 唐長安大明宮重要遺址實測圖
(採自《唐長安大明宮》，1959年，頁5，圖3)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三 唐長安大明宮含元殿建築平面復原圖
(採自「唐長安大明宮含元殿原狀的探討」，《文物》1973年7期，頁34，圖1)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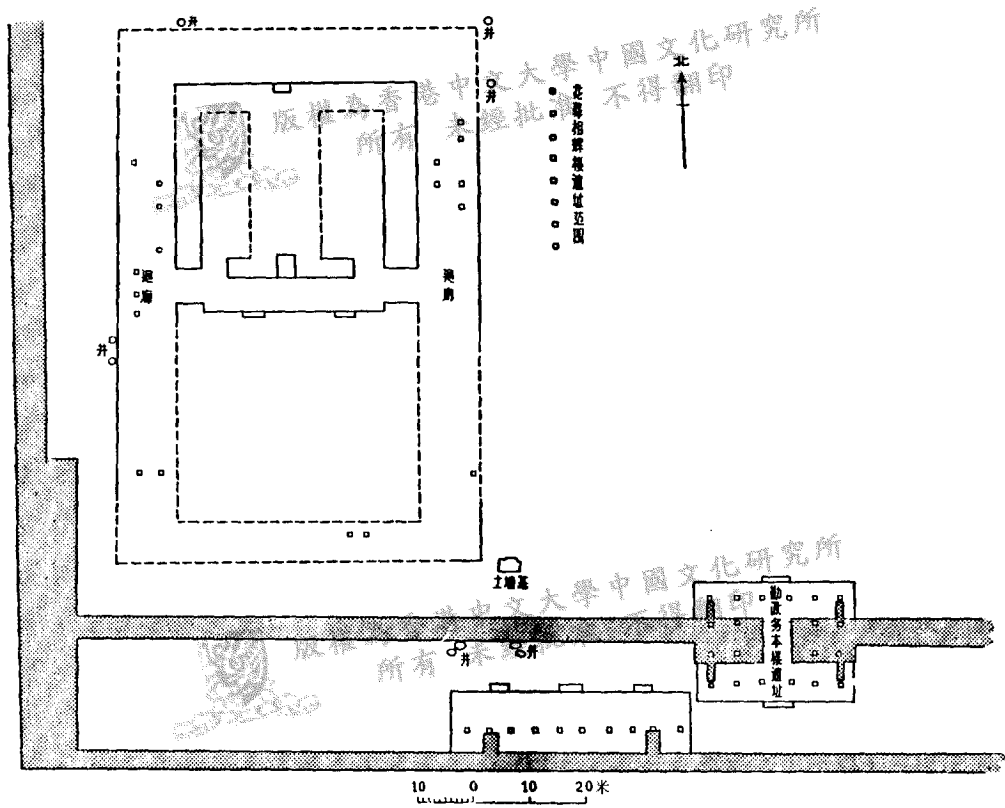


圖四 唐長安大明宮麟德殿遺址平面圖

(採自「中國古代建築史」，1980年，頁110，圖79-1)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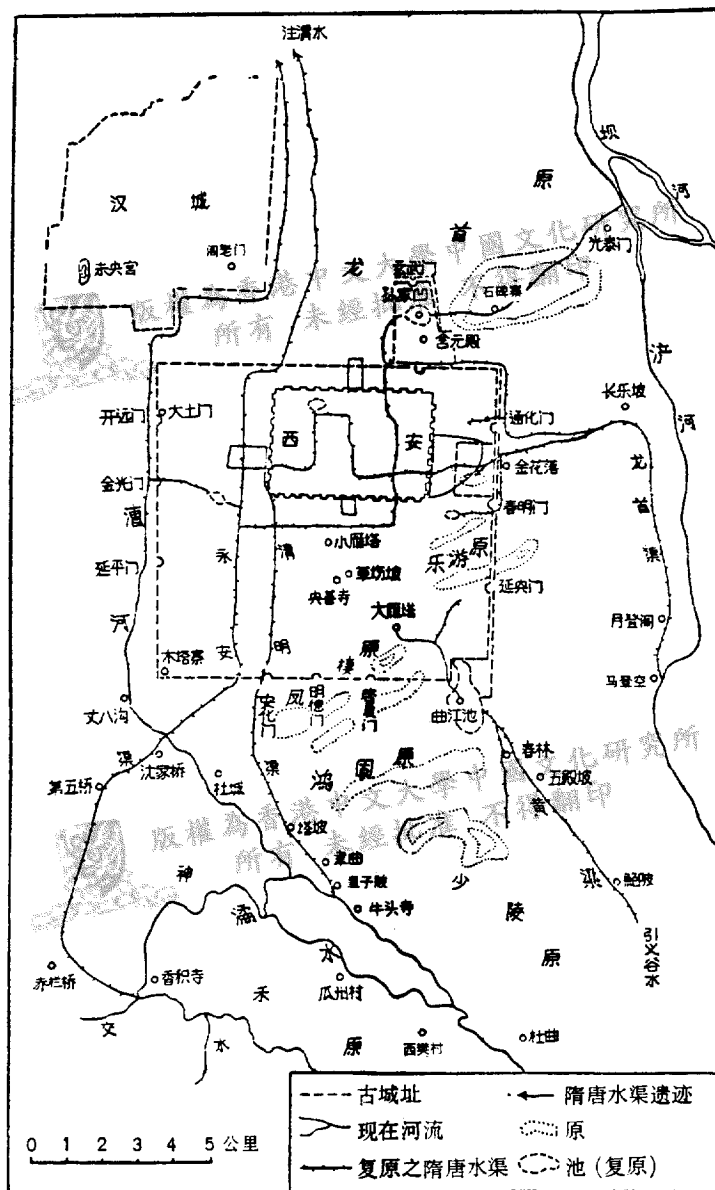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五 唐長安與慶宮建築示意圖

(採自「唐長安與慶宮發掘記」，《考古》1959年10期，頁555，圖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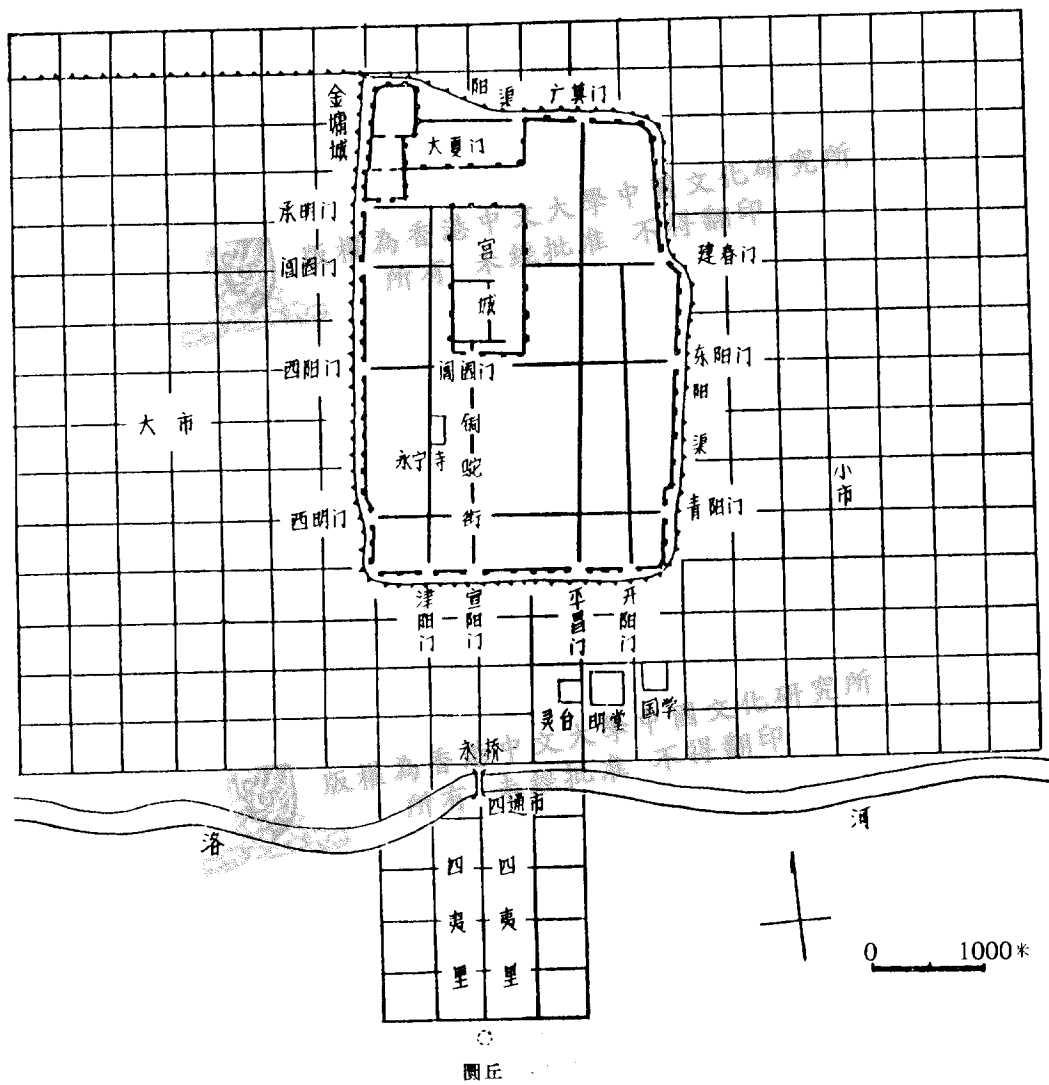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六 唐長安引水渠道復原圖

(採自《豐鎬—長安—西安》，1978年，頁80)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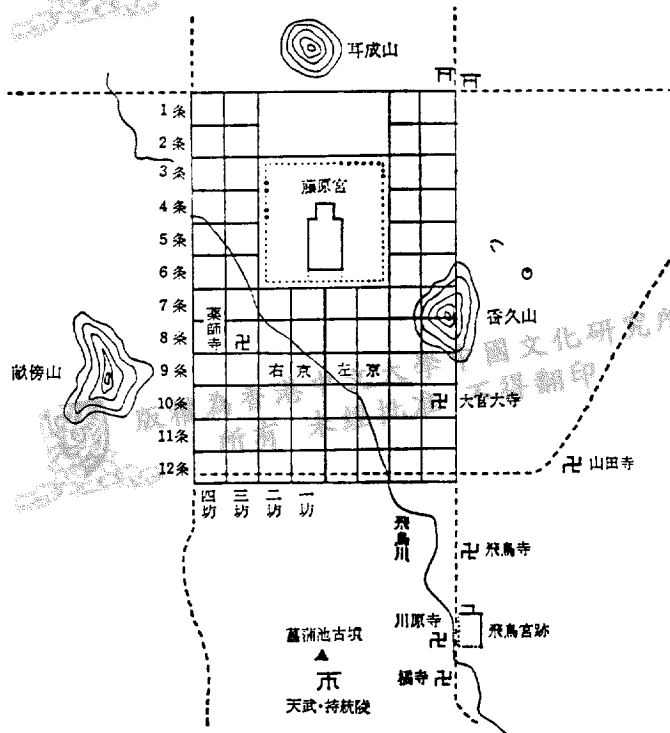


圖七 北魏洛陽城平面示意圖

(採自《中國城市建設史》，1982年，頁23，圖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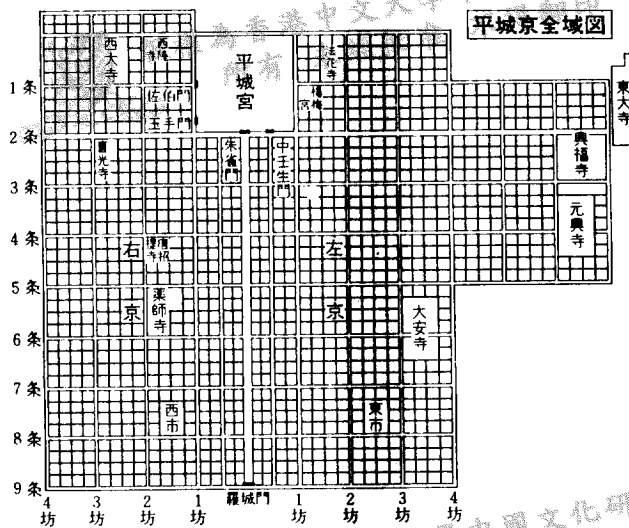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八 日本藤原京平面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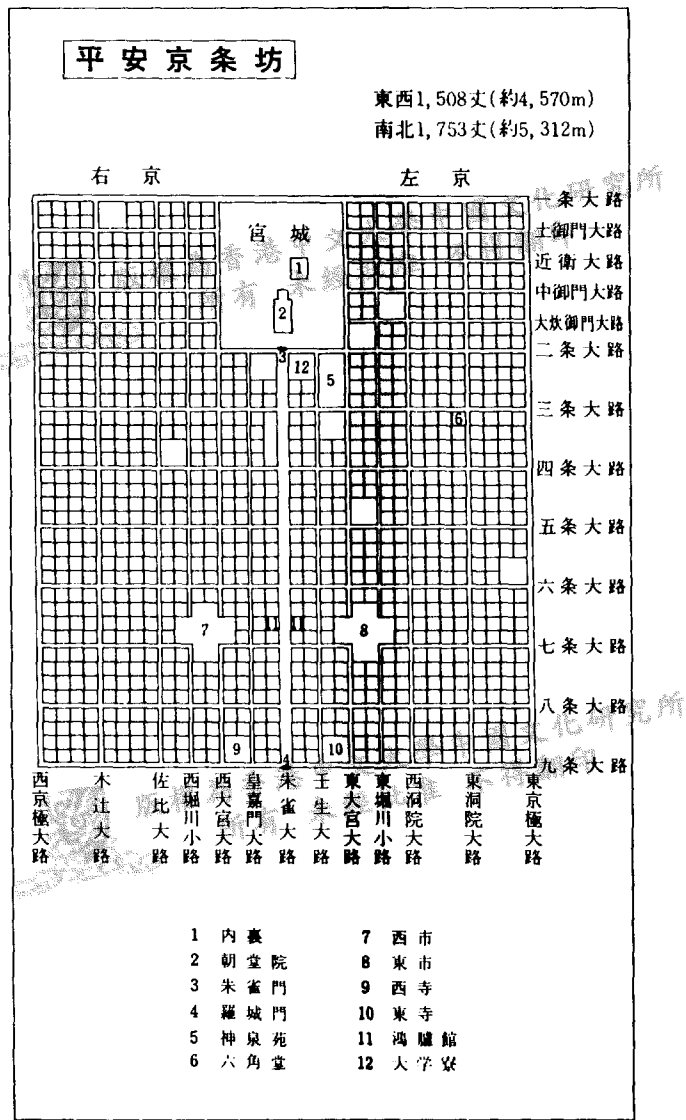
(採自《中國の都城遺跡》，1982，頁8，圖2)



圖九 日本平城京平面示意圖

(採自《日本歷史シリーズ(2)——飛鳥と奈良》，1970年，頁169)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十 日本平安京平面示意圖

(採自「日本歷史シリーズ(3)——平安京」, 1970年, 頁66)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 Study of City Planning of Ch'ang-an in the T'ang Dynasty

(A Summary)

Yau Hok Wa

Ch'ang-an 長安, the capital of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nd the largest city in the world at that time, was famous the world over for the magnitude of its scale and the elaborate city planning. From the 7th to the 9th century, Ch'ang-an was an important centre for world trade and culture which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ex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The predecessor of Ch'ang-an was Ta-hsing 大興 in the Sui dynasty. Yüwên K'ai 宇文愷 (555-612), a famous architect of the age, was responsible for its planning. Municipal construction continu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Ch'ang-an in the T'ang period covered an area of 84 square kilometres and consisted of a Palace City 宮城, an Imperial City 皇城 and an Outer City 外郭城. There were 14 main streets running parallel from east to west and another 11 running parallel from north to south, dividing the urban district into 109 Walled Compounds 里坊 and 2 Markets 市. The water supply of Ch'ang-an was convenient, with 5 Canals 渠 flowing through the city. Ch'ang-an furnished for posterity a brilliant example of city planning in China.

The city planning of Ch'ang-an rested on the rich experience of former capitals, and also took into account the practical need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city planning not only exercised an influence upon the domestic cities but also affected the design of the neighbouring capitals.

This paper uses recent archaeological reports and reliable documents in its discussion of the city planning of Ch'ang-an and also goes into the question how this planning inherited from the past and ushered in the future.